

5
个
8
岁
童
话
大
典

黄蓓佳
著

青阳城三姓祠堂的祠堂里
8岁的女孩梅香，成了一个女学生
隔壁裁缝家的继养姐秀秀
用麦秸为她编了一个草镯子……

献给100年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
长大的孩子们

Five Eight Year Olds

The Grass Bracelet

A children's series of stories
to the children who have grown up
over the last one hundred years
in the land of China.

草 镯 子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凤凰联动
江苏人民出版社 | FENGHONG

目 录

一 墙头上的猫咪	1
二 隔壁院里的童养媳	7
三 挑水工呆小二	15
四 呆小二从井底吊上了水桶	23
五 童养媳秀秀被打了	30
六 端午节的粽子长了腿	36
七 梅香和秀秀在井台上	39
八 爹爹带梅香考学堂	42
九 穿雪纺绸衫的芸姨	46
十 梅香的心思	49
十一 娘怀上的小弟弟又没了	54
十二 江南梅雨时	56
十三 梅香得了一个洋娃娃	60
十四 在裁缝铺子里	66
十五 秀秀闯下了大祸	70
十六 梅香要把秀秀藏起来	75
十七 被碎石头填起来的井	80
十八 馋嘴猫咪偷吃了蛔蛔	82
十九 老媒婆上门	87
二十 跟着老太太去给爹相亲	91
二十一 放学之后	96
二十二 新娘家送来了嫁妆	102
二十三 逃跑的爹爹和一地薄霜	108

一 墙头上的猫咪

梅香把一碗香喷喷的鱼汤拌饭端在手里，一只脚刚蹬上斜靠在墙脚下的木梯，眼尖的余妈就掀开晾在天井里的湿漉漉的被单，探出一张酒酿饼一样又扁又圆的面孔，压着嗓门吼起来：“梅香啊！梅香啊！你又在爬墙上树啊！”

梅香笑嘻嘻地回头，手指戳一戳余妈，做一个“噤声”的示意。

梅香不怕余妈，这个打小儿奶大了她又抱大了她的胖妈妈，把她含在嘴巴里疼着还嫌不够呢，吼她不过是怕她摔着。

余妈咬牙呲嘴地跺着小脚：“还不下来？不下来我叫你太去啦！”

太是梅香的曾祖母，太生起气来，把脸庞皱成一颗核桃，把没了牙的嘴巴瘪成一条细细的缝，用手里的黄杨木拐杖“啪啪”敲桌脚的时候，梅香还是有点儿畏惧的。

可是余妈不会去喊太，她怎么舍得梅香被骂呢？梅香吃准了余妈的虚张声势。

“我不上去，黄黄饿死了你赔不赔？”梅香说着，一只手端饭碗，一只手扶梯子，小猴子般利索地蹭蹭往上爬。

木梯子长年累月靠在院墙上，风吹日晒，蒙了厚厚一层灰，衣服蹭上去，黑的能蹭出白，白的又会蹭出黑。梅香身上的浅紫色皱纱阔腿裤，扫帚一样“苏苏”地扫着木梯上的灰尘，两条裤脚眨眼间污成了深紫色。余妈心疼地看着，嘴里啧啧不停。

“祖宗啊，你可小心啊。”她叮嘱着，一扭一扭地倒腾着一双粽子大小的脚，匆忙地赶上前，两手抓紧了木梯，头仰着，嘴巴张着，心惊胆战地盯住梅香的后脚跟。

梅香的长辈们：余妈，太，娘，都是小脚，所以她们都没有爬过木梯，她们都把高耸笔直的木梯当作是老虎，会吃人不说，吓都能吓死个人。梅香跟她们不一样，她是天足，肥肥厚厚的一双大脚，蹬墙上树样样都利索。有时候梅香会仗着这点优势肆无忌惮，男孩子一样顽皮，任性。

太常为这事敲着黄杨木拐杖数落梅香的爹和娘：“惯哦，惯哦，惯成个野猫子，看将来嫁到哪家去？”

娘不敢说话。爹也不敢多说，搓搓手，嘿嘿地笑，喉咙里咕哝一声：“时代不一样了啊。”

可不是嘛，城里的小学校都开始招收女学生了，她们穿一模一样的青布上衣，黑裙子，白袜黑鞋，齐颈的短发，额前一排雨帘儿似的刘海，背着花布书包，手挽手的往学校里走，可神气呢！爹已经跟娘商量过，过了这个暑假，要把梅香从私塾里转出来，转到会教算术和地理的国立青阳小学去。

梅香灵巧地从梯子上翻身跨到了墙头上。墙的另一边是一小块延伸出去的平台，五尺见方吧，听说太爷当年建这院子的时候打算在平台上砌个角楼，里面挂上一串铜风铃，风一吹过来，铃儿会叮铃当啷响，远近人家都能听得见，有意思。太爷也是个喜欢花样翻新的人。结果风水先生来看了，说不妥，角楼挡住了紫气东来，于子孙不利。如今这平台上就成了冬落雪夏长草的荒废地。前几天黄黄在太屋里磨爪子，不留神指尖勾坏了太的一只绣着鸳鸯戏水图的缎子椅垫，太拿拐杖打了黄黄两下。也不算太重，太的力气能有多大呢？可是黄黄气性大，一家伙窜上墙头，把平台认作家，死活都不肯下来了。梅香每天爬到平台上给它送吃的。太不让她送，太很气愤地说：“让它饿！我倒要看看它气性有多大？”梅香却不舍得让黄黄饿。余妈说了，黄黄已经怀上小猫崽子了，要当妈妈了。谁也不能心狠到把妈妈和儿女都饿死。

梅香跨坐在墙头上，捡一块碎瓦片敲着碗：“黄黄！黄黄！饭来啦！”

黄黄不在。被太阳晒得发烫的平台上长着青灰色的瓦愣草，细细的狗尾巴草，叶片像一串串小铜钱样的蛇果草。还有一种茎秆带毛刺的草，顶端开着小紫花，一嘟噜一嘟噜地摇摆着。小虫子们不怕晒，忙忙碌碌地在草丛里进出，昂着脑袋从这里窜出来，又撅着屁股从那里钻进去，弄出索索的细碎声，也不知道捣鼓些什么。虫子们大都是

灰白色，有的光身子，有的长了小翅膀，会飞，但是飞不远。偶尔也能见到一两只红甲虫，亮闪闪的身体，翅膀半开不开，爬动的速度很快，像是借了翅膀在盘旋。

女孩子们见了虫子总要大惊小怪地叫，梅香却不然，她能够守着虫子一蹲老半天，看它们如何吐唾沫，如何拉屎，如何把食物搬进墙缝里。有时候她心疼它们搬运得太辛苦，就拿根草棍，帮着它们把食物往前赶。可惜虫子们总是不领情，一见草棍伸过去，就慌慌张张地逃，以为梅香是杀手。

黄黄这家伙肯定把小便撒在了草丛里，太阳一晒，平台上就飘出来一阵阵的猫尿味，酸酸的，臊臊的，冲得梅香直想打喷嚏。

“死黄黄！都不知道讲卫生。”梅香拿手背捂住了鼻子，心里有点恨铁不成钢。

这家伙去哪儿了？它是不是嫌梅香送饭送晚了，自己出门打食了？梅香在院子里见到过带血的鸟毛，余妈说那是黄黄打的活食，猫咪是天生会给自己打食的。

“梅香你下来，小心太过来拿拐杖揍你！”余妈在下面吓唬她。

梅香不听，一边用拇指和食指捏住了鼻头，往四下的屋顶张望，一边瓮声瓮气地呼唤：“黄黄！黄黄！”

“轻点声！真要让你太听见啊？”余妈替她急。

“黄黄哪儿去啦？”梅香不在乎猫尿臭了，放下捏鼻头的手，声音已经带上了哭腔。

余妈仰脸指挥：“你放着那碗，等下它肚子饿了，自然会找过来。”

“太阳多大啊，饭会晒馊的。”梅香伤心地坐在墙头上。

“馊就馊呗，猫怕什么馊？又不是人。”余妈哭笑不得。

“你说说，它会不会让金老板家的狗咬死了？”梅香俯下身子，问余妈。

“嚯，那小狗才断奶两个月，黄黄不咬死人家算好啦。”

“它会不会掉进水塘里淹死呢？”梅香很固执。

“我的大小姐，猫狗九条命啊！”

梅香知道余妈开始生气了。余妈只要一生气，就不叫她“梅香”，改口叫“大小姐”，透着生份，冷淡。余妈一叫“大小姐”，梅香马上服软，乖巧得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余妈，我下来呀！”梅香高声宣布。

她探出身，把盛着鱼汤拌饭的碗送出去，推到太阳晒不着的檐角下。角落里还有一只空着的碗，是她昨天送饭用的，她伸手够过来，准备带下去洗一洗，明天再用。其实不洗也没事，黄黄已经把碗底碗沿舔得干干净净。

“踩稳了呀！当心啊！”余妈仰着脸，张开两只手，夸张地往上接着，生怕梅香一脚踩空，倒栽葱地摔下地。

梅香屁股朝外，脸朝里，倒退着下了一级木梯，忽然停住不动了。隔着墙头，她发现邻家的院落里出现了一个陌生人。

是一个精瘦俊俏的女孩子，黑鞋，蓝裤，紫花的小衫儿，乌油油的辫梢上绑了一段醒目的红头绳。她一只手搀着一个胖嘟嘟的小男孩，另一只手里提着一个空水桶，穿过院落，走向屋檐下的大水缸，去打水。男孩子在她身边不老实，一扬手抓住她的辫梢，用劲地扯，还挣脱她的手，要拉着辫梢跑。女孩子疼得侧过身，弯下腰，想喊，又不敢喊，小声地哀求男孩快松手。

“跑！跑！”男孩笑嘻嘻地挥动抓在手里的辫子，把它当成牵牲口的缰绳，又笑又叫。

“放手啊，疼啊。”女孩子歪着身体，不由自主地跟着小男孩满院跑。

“我打你！跑！快！”男孩笑得咯咯儿的，有点像喉咙里呛着一口水。

一高一矮，一瘦一胖，一个女孩一个男孩，陀螺一样在院子里转。

“啪”地一下子，男孩被自己的夹袍下摆绊着了，松开手里的辫梢，两手往前张，跌了个小狗吃屎的架势。

跌疼没跌疼，梅香在墙头上看不出来，反正男孩嘴一咧，哭声炸雷一般地扬起，两手两脚像乌龟蹬水一样地舞动，半是惊吓半是耍赖。

女孩子就吓着了，手里还拎着水桶，不知所措地望着赖地不起的男孩，一时间好像没了主张，不知道应该去拉他好，还是应该先哄着他不要哭好。她进退不得，左右为难，一张俊俏的瓜子脸憋成了一颗红果子。

就出来一个高个儿水蛇腰的女人，肘弯里夹一件正缝着的水绿色绸衫子，把捏在手里的缝针恶狠狠地朝着女孩戳过去：“死丫头，你个木头桩子呀你？看见福儿跌跟头都不晓得过去扶？我花钱是买个人哎，不是买块木头哎！”

墙头下的这个院落属于梅香家的产业，眼下是裁缝家租住着。裁缝还年轻，却驼起了一个锅底样的背，后看侧看都像个小老头。因为终年到头守着案板做生活的缘故，脸色白寥寥的，眉眼显得阴沉，薄薄的眼皮总是耸拉着盖住半个眼仁，难得撩起来看人一回，活像上门来的主顾们都欠着他的工钱。照理说这样的死人面孔不招人喜欢，可是裁缝的生意来得个兴旺，原因是他的手艺实在好，活儿做得细不说，他脑子还活泛，上海那边出了什么新衣服样子，比如什么圆角领啊，泡泡袖啊，双开襟啊，珠花滚边啊，只要有人穿过来，他一搭眼就能够仿得出，仿出来还分分毫毫不走样，肩是肩袖是袖的。青阳城里赶时髦的小姐太太们，川流不息地往他门上走，送料，试样，取货，多高的工钱都肯出。

裁缝家的日子就过得挺滋润。

裁缝娘子虽说个儿高，腰背倒是笔挺，长一张瘦马脸，鼓鼓的金鱼眼泡，鼻头往上缩，露着几根不雅观的黑鼻毛。她喜欢用桂花油把头发梳得溜光水滑，发髻上一年四季别一朵红绒花。那朵绒花用得很久了，绒毛都发了黄，还掉得稀稀落落，细钢丝支愣着，真难看！还有，她总在衣襟边掖着一块绸手绢，见人先把手绢抽出来，掩一掩嘴角，而后找一个话头开说，说完了再拿手绢掩一下嘴，掖回去。余妈评价道，薄嘴皮子的人就是会说话，裁缝娘子那张嘴，死人能让她说活了，手绢是擦她的唾沫星子呢。也因此，裁缝家里里外外的事情娘子做主，接什么活儿，收多少钱，都由娘子说了算。

胖墩墩的男孩是裁缝娘子的宝，名字叫福儿，五岁吧，闹腾得很。有一回看见黄黄躺在巷子里晒太阳，拿块砖头把黄黄的腿砸了。余妈抱着哀叫不止的猫咪上门问罪，裁缝娘子死活不承认是儿子惹的祸，余妈气得差点儿跟对方打一架。

娘知道了这件事，怪余妈：“你就不该去。处着邻居呢，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余妈气哼哼地：“那小东西再不管教，长大了是个当土匪的种！”

娘扑哧一笑：“你是多余操心了。”

余妈想想，也笑起来：“就是，我就是吃多了萝卜干，闲（咸）的！”

余妈从此再不进裁缝家的门。偶尔有晾晒的布片被风刮到邻家院子里，她宁可不要了也不肯上门讨。可是余妈这个人也很神，她烦着人家却又格外关注人家，裁缝家每天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哪位主顾上了门，哪位太太的衣服上错了领子，赔了多少钱，余妈全知道。她那双眼睛好像会拐弯，能越过墙头看清邻家的一举一动。

梅香一步一步从梯子上退下来，被余妈叉住肘窝一把接过，揽在怀里，拍打屁股上膝盖上的灰尘。

“姑娘家家，怎么就没个姑娘样儿啊？让你娘见了这身脏，嫌死你！”

“那个小姐姐是谁？”

“哪个小姐姐？”余妈直起腰，回头往身后看。

“隔壁家新来的呀，辫子上扎红头绳的。”

余妈撇撇嘴。“你说秀秀啊。裁缝家新买的养媳妇儿。”

“什么叫养媳妇儿？”梅香歪头盯着余妈。

“就是买来养着，将来留给福儿做媳妇的。”

“做媳妇为什么要先养着？”

“啊呀，你问得烦不烦？打小买回来，合算啊，小时候当丫头使，大了顶媳妇用。”

“顶媳妇怎么用？”

余妈笑得头发髻儿都要散了：“这话，该问你娘去。哎哟喂，小孩子话，笑死个人了！”

梅香不高兴，不喜欢余妈为一句话笑成这样。“福儿才五岁。”梅香指出这个事实，一边在心里默算，到这个男孩子娶媳妇还得多少年。

“五岁买的媳妇才叫童养媳，要是他现在十五岁，娶个姑娘就正儿八经叫新娘子了。”

余妈撩衣襟擦掉笑出来的眼泪，把世事人情说给梅香听。

梅香的眼前晃动着秀秀瘦弱的身影，还有她被福儿揪住辫梢，满院子团团乱转，口中哀哀求饶的模样。梅香心里想，她的爹娘多狠心啊，这么小的女孩儿，怎么就舍得把她卖给人家做童养媳呢？

二 隔壁院里的童养媳

娘在屋里唤梅香，要她去试穿刚缝好的短衫儿。娘伸手把梅香拉到跟前，摸摸她晒得发烫的脸，替她把粘在额前的碎头发掠上去，嗔怪道：“晒塌了脸上的皮，大了长成个花脸婆！”

立夏都快半个月了，娘的手指尖还是凉凉的，用余妈的话说，气血上不去。

梅香从来都不惧怕娘。她端起桌上温在青花瓷壶里的霍香薄荷茶，就着壶嘴，咕咚咕咚喝了个够。

“慢点，看呛着啊。”娘着急。

新短衫儿是粉色绸子的，掐着窄窄的腰身，袖子齐肘弯，喇叭花一样张开着，边缘镶了一圈黑丝绦，看起来有点像戏装。娘喜欢把梅香打扮得漂漂亮亮。

娘只有梅香一个女儿，不宠她宠谁啊？

娘是余镇人，她的爹是前清秀才，家里开着卖纸笔的铺子。余妈说，娘刚嫁过来的时候，珠圆玉润的，可真是花儿样的品貌呢。梅香两岁那年，娘已经怀上了第二个孩子，一天夜里青阳城里进了土匪，人喊马叫，火光冲天，乒里乓啷砸门动抢，一城的人鬼哭狼嚎，都以为小命连保。那天偏偏爹不在家，娘又胆小，一吓就吓得流了产。余妈看得仔细，说那是个男孩，小鸡鸡已经长得有枣核大。太当时说，

不妨事，养息一阵子还能再怀。可是娘却再也怀不上了，一怀就掉，咳一声嗽，弯一个腰，孩子就能没了。医生诊断说，这叫习惯性流产。娘这些年一直吃药，倒出门的药渣子能堆成小山包。梅香跟娘出门，闭上眼睛走路都不怕：循着娘身上浓浓的药味儿就丢不了。

一次次地怀孕，一次次地流产，娘的身子变得很弱，身板儿薄得像纸人儿，走路飘着，说话喘着，凑近她的脸，能看见皮肤下面一根一根青筋缓缓地跳，像是藏起来跟梅香躲猫猫的小虫子。

余妈时常要叮嘱梅香：“别惹你娘生气啊，你娘经不住！”

梅香知道娘经不住，遇到事情便不烦娘，烦余妈。

余妈的岁数比娘大好多。娘是俏俏的瓜子脸，皮肤又薄，不经老，这些年吃药怀孕伤了神，才三十岁不到的人，眼角眉间已经堆起一道道的小细纹。余妈却不同，脸盘圆圆的，南瓜瓣儿一样鼓鼓的，乌溜溜的头发，整整齐齐的牙齿，虽是小脚，走起路来有声有色，咚咚咚地像是鼓锤子敲打着青石板，怎么看也不像个奔四十的人。余妈在三十岁上进城给梅香当奶妈，如今她的大女儿也有了儿，也接她的班出门到人家挣奶钱了。余妈神秘秘告诉梅香说，她女儿奶的不是小娃娃，是扬州城里一个盐商家的老爷子。

梅香哇地一声叫，想像不出老头儿如何躺到余妈女儿怀里叼奶头。

“多恶心啊！”她说。

余妈红了脸，解释道，其实不用叼奶头，是挤到碗里端过去喝的。

“那也恶心。”梅香斩钉截铁。

余妈默然，之后叹口气：“你是有钱人家的宝，哪里知道乡里女人的苦。挣钱比什么都要紧呢。我那个苦命姑娘，男人被石头砸了腰，瘫了，她不趁年轻出门挣两个钱，家里怎么过日子？”

梅香的奶哥哥叫尾生，顾名思义，是余妈的末生子。面孔长得像余妈，也是一张福态的团团脸，身子却细瘦，比梅香大两个月，还不及梅香高。隔上一年半载，奶哥哥就被余妈的丈夫领着，到城里来一趟，送上一些新蚕豆，嫩玉米，炒花生，再带走余妈的工钱，还有娘和太给的桃酥，蜜饯，粽子糖，旧衣裤。梅香从小缺玩伴，对奶哥哥

很亲热，每回都要把她的好东西一五一十翻出来给奶哥哥看，求着他玩。奶哥哥却是千方百计躲着小梅香，藏在柴房里，门背后，脸红得像关公，一句话都不肯说。

“乡下孩子，怕生。”余妈解释奶哥哥的行为。

梅香怅怅地想，都来过这么多趟了呀，是熟得不能再熟的人了呀。娘给梅香试完了衣服，装着忽然想起来似的，问她：“今天初几？”

梅香醒过来了：今天初十，逢十是爹检查她的功课的日子。娘这是在帮着她对付爹呢。

“我的小九九还没打熟，描红簿子也没写满！”梅香慌慌张张说。

赶紧补吧。梅香奔回她的房间去拿算盘和描红本，这边娘洗了手帮她磨墨，余妈赶着进厨房给她煮了碗水浦蛋，放了足足两勺糖。先吃点心，吃饱了肚子才有精神做功课，这是余妈的见识。余妈认为背书写字都是累人的活，不然的话，为什么每回梅香对着爹背书，都背出一头一脸的汗呢。

太撑着拐杖站在天井里，看着几个人慌慌张张的模样，撇嘴道：“临拉屎挖茅坑，早做什么去了？”

梅香不敢辩解。太在家里说话，爹都不敢回嘴呢。太这个人，成天要把“二十四孝”的故事挂在嘴上说。老莱子装成个小儿在地上爬着逗娘亲笑啦，周郟子披鹿皮去山里挤鹿奶治双亲眼疾啦，郭巨家里穷，就把三岁儿子埋了专心供养娘啦……太没昼没夜地说这些陈年古旧的事，左手端一个水烟台，右手举一根纸捻子，说几句，“噗”地把捻子吹着，咕嘟几口水烟，“呼”，吹去捻子上的火头，不慌不忙再说。太的语言中有一股排山倒海压过来的气势，听者心里会无故发跳，不由自主地检讨自己，是不是没有尽够孝道，是不是让太拐着弯儿地抱怨了，否则她为什么要老说老说？

余妈背地里说老太太厉害，她用几个故事就给儿孙们上了紧箍咒，好比孙悟空至死跳不出如来佛的掌。余妈说，这要是在从前，太若能去皇宫，跟慈禧老佛爷有一拼。

余妈还跟梅香唠叨说，她早看出来，这个家里，娘和爹都是做不了主的人，只有太才是家里的太上皇母。余妈叮嘱梅香：你可要懂眼色，凡事顺着你太的毛发捋。

梅香问：“爹是在县政府做事拿钱的人，他怎么就不能做主？”

余妈一拍手：“哎哟，你爹的这条命，是你太救起来的呀。”

她告诉梅香，爹生下才几个月，爹的爹娘就相继染上白喉病，死了。爹小时候出天花，高烧不退，太昼夜守着，拿白酒不停地给爹胸前背后地擦，才救回爹一条命。水痘发出来后，又红又痒，小孩子忍不住要抓，这时候可抓不得，抓破了一化脓，将来就破相，成麻子。太为了不让爹抓挠，又是几天几夜地守着，生生摁着爹的两只手。等爹的天花出完了，太的一头黑发全白了。那年太还不到五十呢。“要不是你太，你爹的骨头早就不知道在哪儿打鼓了。如今你爹多俊秀，谁不说他一表人材？是你太的功劳啊。”

梅香明白了，一个人要是另一个人的恩情太重，那就是个大大的负担，一辈子都翻不过来。

梅香就有点同情爹：他天天听着太的二十四孝故事，要听到什么时候啊？

娘房里的砚台是端砚，跟梅香的描红本子一般大，砚头上雕着两个怪家伙，像马，又像龙，头上有角，身上长鳞。娘说这叫麒麟，过去是皇帝宫殿里才能见到的吉祥物。娘还说，这块端砚也是皇宫里传出来的物事。当年梅香的太爷在上海做烟酒税总监，他老人家手里玩过的好东西可不少。

梅香却不喜欢这块大砚台，太重了，一不小心砸在地上的话，能把人脚砸断，砸成个瘸子，那才叫惨。梅香也不喜欢自己房里的小砚台，一支墨磨来磨去，手磨酸了才磨出那一点点黑墨汁，麻烦得很。梅香看到过街上的南货店里有现成的墨汁卖，拿扁扁的玻璃瓶盛着，瓶子的商标上写几个漂亮的行书字：一得阁。要用时，拧开瓶盖，倒一点在白碟子里，笔头一沾就能写字，好方便，好有派头！可是爹不让梅香买那种墨，爹说自己磨的墨香，买来的墨臭。爹还说，写字之

前磨墨，是个仪式，磨墨的过程也是让自己静心敛气的过程，心静了，要写的字成竹在胸，写出来自然就会好看。

爹这个人，有些事情上很新派，有些事情又很古板！

可是梅香从五岁开始磨墨写字，磨秃过不知道多少根墨条了，心里的竹子都要长成片了，到今天写的字仍然像小狗爬。

还有，梅香磨出来的墨，一半是写在纸上的，另一半是写在她手上，脸上，还有衣服上的。手上脸上的墨可以洗，衣服上的墨洗不干净。梅香穿过的衣服，没有哪一件不沾着星星点点的黑墨斑，余妈使过皂角，使过火碱，还试着使过米饭粒，都洗不干净，弄得她只要一出门，街坊邻居就知道她今天做了什么事：“哎哟，看看，梅香又写描红薄子了。”

真丢人。

今天是娘墨磨，让梅香腾出时间先练习小九九。

小九九的口诀，梅香倒是背得烂熟，可是具体落实到手上，拨弄算盘珠子时，总要先停顿一下，想一下，才能把那些珠子拨到位。梅香很佩服爹的手法，爹是县政府里管账的先生，他的一个绝活儿就是双手开弓，在同一把算盘上算两笔不同的账。爹的手指细长，骨节灵活，他打算盘，就见那十指翻飞，快如闪电，圆溜溜的算盘珠子们在爹的手指拨动下，顷刻间成了一大群匆忙奔跑的小人，匆忙得像是赶着救火，像是迟一刻就要爆出人命。小人儿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奔跑得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奔跑得你推我撞，脑袋呀身子呀噼噼啪啪炸响。梅香每回看爹打算盘，总是替算盘上的小人儿紧张，心疼它们没有一丝一毫喘息的功夫，怜惜它们随时会累得散架。

一直到九九归了一，爹停了手，拎起算盘，哗啦那么一摇，梅香才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僵直的肩膀松下来，一副重担子落了地。

爹顺手在梅香的脑袋上掬一掬：“做什么事情都要把心放上去，心到才能手到。”

可是梅香舍不得让算盘上的小人儿那么累，她的心到不了，手也到不了。

爹下班回家时，梅香刚好赶着把描红本子填满了字。前面的一部份写得还算是认真，该撇撇，该捺捺，一笔一划有板有眼。后面几张，看看来不及了，越写越马虎，笔尖飞了起来，拐弯都不带停，一绕就顺过去，软塌塌的像一个人没了肩膀，歪着头，耸拉着腰。爹进门洗过手，接了梅香的描红本，看一页，再看一页，抬头望望梅香，纳闷道：“你这是描的什么体呀？我怎么看着像打卦先生画的符呢？”

梅香脸一红，心虚地伸出舌头尖，刚好把嘴唇上的墨迹舔到了牙齿上。

太不早不晚地走过来，她眼神不好，猛一打眼，把梅香嘴里的黑牙齿看成黑洞洞，一惊，吓得三魂没了两魂：“我的个乖乖呀！”

娘赶快绞来个手巾把子，替梅香擦脸上手上的墨。

爹无奈地摇着头，嗔怪：“一点儿不把心放在读书写字上。”

娘替梅香说话：“她才多大？”

太跟着表示：“姑娘家家，早晚是人家的人，识两个字就行了，读书读成个精怪，那算好？”

爹说：“我还指望她将来念中学念大学呢。这个时代的人……”

太用手里的拐杖笃笃地敲着地板：“你得生儿子！儿子才是派用场的！”

一提这个话头，大家就萎了，连梅香都缩了头，大气不敢出。

还好，厨子老五叔过来请示要不要开晚饭，把话头岔过去。

晚饭照例很清淡，因为要照顾太，怕老人家吃油腻了睡下去不消食。绿豆粥，红枣蒸糕，就着煮花生米，醋拌海蛰皮，淋过香麻油的腌黄花，酒糟小黄鱼。吃过饭，余妈一个屋一个屋地走，点蚊香，用凉水抹草席，赶去细纱帐子里的蚊虫，把帐门放下来，重叠，掖到席子下，最后夹上一个木夹子，表示诸事妥当，可以放心上床。

那边娘服侍太洗脸，用水，泡脚。每回太泡脚，麻烦一箩筐：起先的水温不能高，老人家骨头冷，水热了会烫着。待骨头浸透之后，慢慢地添滚水，一直添到太的脚在盆子里搁不住，来来回回抬高，啾啾哈哈地吸气，才算泡透了，过了瘾。之后，娘要替她用小剪刀挖鸡

眼，用锉刀锉硬脚皮，拿爽脚粉把所有的脚趾缝缝擦一遍，最后搓揉脚踝脚背脚心，搓到皮色泛红，血液通畅，事情才算完。

也因此，太洗脚的事情是大事，每天晚上的隆重仪式。老五叔洗水，余妈拿脚盆，娘操作洗脚过程，流水作业的活儿。娘的身子弱，给太洗完脚，自己总是累得直不起腰，回房间要躺下来歇上好半天。小时候梅香看见娘这个样，心里就发愁：“娘啊，等你老了，是不是也要我给你洗脚啊？”娘就笑：“娘可不想麻烦我香儿，娘老了就把这双脚踩踩，喂了老猫吧。”梅香魂飞魄散地扑上去抱住娘的脚：“不能啊，娘踩了脚就成瘸子啦！”娘为这句话，乐得耸肩抖背笑成一团。娘之后对余妈说：“梅香这丫头，老虎的胆子绵羊的心。”余妈也乐：“可不是，蚂蚁打个架，她还要拿根草棍劝架呢。”

此时娘已经备好了洗脚水，小剪刀，铁锉子，粉盒儿，熨得平平整整的裹脚布。太端坐在藤椅上，娘拿个小板凳坐到太对面，脱了太的黑缎子绣花鞋，轻轻把老人家的一双小脚提起来，搁到自己的腿面上。然后，娘开始解太的裹脚布，一圈，又一圈，一边解，一边把长长的布条卷成螺丝卷儿。脚布解开，闷了一整天的馊臭味儿冲出来，臭得特别怪，像发酵过了头的蚕豆酱，又像老鼠死尸腐烂的味。娘肯定受不了，她肩头耸了一下，像是要呕吐，可是她马上屏住气，憋回去。她这时候可不能有一点点嫌恶的表示。太总是说，孝顺子孙是不能嫌恶上人的。

梅香偷看过太的小脚，真可怕，脚骨像是被人一掰两断，又对折起来，脚掌中间的折缝深得见不着底，洗的时候手抠不进去，只能塞进布条，拎着两端来回地扯，把掌缝里的污垢扯出来。所有的脚趾头也是折断的，横七竖八蜷在前掌中，像奇奇怪怪的烂肉虫。洗脚时也得把这些肉虫一个一个掰扯开。难怪太自己洗不了脚，真正是一件费大事的活儿。

梅香庆幸自己没有裹小脚，等她老了的时候，不用麻烦自己，更不必麻烦别人。

夏天快到了，日头已经越来越长，冬天娘总是掌灯给太洗脚，这会儿娘出门倒洗脚水时，夕阳还斜在墙头上，磨磨蹭蹭不肯下去。爹吃过晚饭就没了踪影，说是有牌局。近来爹总是有牌局。太让娘别管爹的事，太说，男人出门应酬是该当的，那是交朋友，攒人气，总在家里窝着才叫没出息。老五叔在厨房里刷锅洗碗，嘴里哼着锡剧《珍珠塔》的调子。老五叔是个锡剧迷，呆会儿歇了工，他大概又要脚底板作痒往十字街的书场里跑了。余妈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洗澡抹身，梅香能想像出来她就着一盆滚烫的水，呲牙咧嘴地从水里捞出那条泛了黄的毛巾，啾啾地吸着气，手心里迅速地打几个滚，飞快地绞两绞，趁着热气在前胸后背用劲搓揉的样子。余妈跟太一样，多热的天都喜欢用烫水，她说温吞水不煞痒，没有劲道。梅香很奇怪，水难道跟人一样，吃饱肚子就能长出劲？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只有梅香是闲人。这个初夏温暖的黄昏里，似乎所有人都把梅香遗忘了。梅香就想起黄黄。她下午送上墙头的鱼汤拌饭，黄黄吃了没有？

梅香踩上梯子，顶着一脑袋灿烂的晚霞，一天当中第二次爬上墙头。

墙头被夕阳照得金光灿灿，青砖泛出紫红色的光，砖缝里的白石灰亮得像着了火，那些灰扑扑的瓦楞草和野蒺藜，此时被夕阳罩着，居然换了个模样，流光溢彩的，摇曳生姿着，比巧手匠人做出来的琉璃花还要更好看。

梅香上墙后，小心翼翼地，避开琉璃的花枝儿，拣一块空处坐下来。屁股一挨砖，她腾地跳起身：砖头晒了一下午，滚烫滚烫，屁股像坐在火炉上。梅香只好又下去，站在梯子上，只把身子探出墙，柔声细气地呼唤着：“黄黄啊！黄黄呢？”

黄黄是个鬼机灵，它肯定躲在哪个角落跟梅香斗心眼儿呢。梅香能想出来它竖起耳尖、吸着鼻翼、眼睛骨碌碌瞪圆的样子。它喜欢不声不响躲着跟人捉迷藏。猫碗里的米饭倒是动过了，浅下去一多半。梅香不能确信是不是黄黄吃了那些饭。平台上有栖息的鸟，有成群的

老鼠，还有别人家踩着墙头过来串门的猫，你知道是谁逮着了一顿好美食啊？

见不着黄黄，梅香很无奈，就准备下去了。这时候，她往下瞥一眼，却看见了邻家院子里令人心惊的一幕：那个名叫秀秀的童养媳披头散发，直挺挺地跪在水缸边的搓衣板上，头低垂着，肩膀支愣着，薄薄的后背一抖一抖，看起来正在伤心地哭。院子的另一侧，裁缝一家围着小方桌吃晚饭，桌上有一盘碧绿的拌黄瓜，一盘切开的冒红油的腌鸭蛋，一盘油汪汪的煎炸花生米。裁缝驼着一个背，脖子伸出去，尖着嘴巴嘘嘘苏苏地喝粥。裁缝娘子把一块红油蛋黄挑出来，一只手在筷头下接着，往旁边福儿的嘴巴里送。福儿的嘴张开，裁缝娘子的嘴也跟着张开。福儿在小板凳上根本就坐不稳，屁股扭来扭去，脑袋转来转去，嘴巴里嚼着蛋黄，手里还玩着一个布头做的小玩意。

没有一个人在意跪在搓衣板上的小媳妇。她哭也好，伤心也好，膝盖硌肿了也好，跟这家人的这顿晚饭统统没关系。

究竟她犯了什么错误呢？她要跪到什么时候才算完？跪完了还给不给她吃晚饭？

晚霞淡去，巷子里饮烟的气味也慢慢淡去。凉风吹过来，墙头上的热气很快消散，刚刚还流光溢彩的瓦楞草和野蒺藜，一眨眼的功夫光彩褪尽，成了暗色天空中的渺小而又灰暗的剪影。

暮色苍茫中，梅香从高处往下看，觉得秀秀细瘦的身影好孤单。

三 挑水工呆小二

梅香穿着一身月白色的洗旧的夏布裤褂儿，头发被余妈贴了头发扎紧，编出两个硬梆梆的麻花辫，水牛角一样地弯着。梅香照了镜子，她不喜欢余妈强加给她的这两根小辫儿，看起来显得蠢。她喜欢娘梳的那种“S”髻，头发光溜溜地抵到耳后，一把握起来，拎上去，露出清爽的脖颈，发髻上再簪起一根碧绿的翡翠簪，走一步，簪子上的翡翠挂坠儿水滴样地晃一晃，好看得像戏台上的人。可是余妈笑话她：“还没嫁人呢，就想盘头发？盘古开天到如今，哪个做姑娘的不是梳辫子？”